

中国古代史大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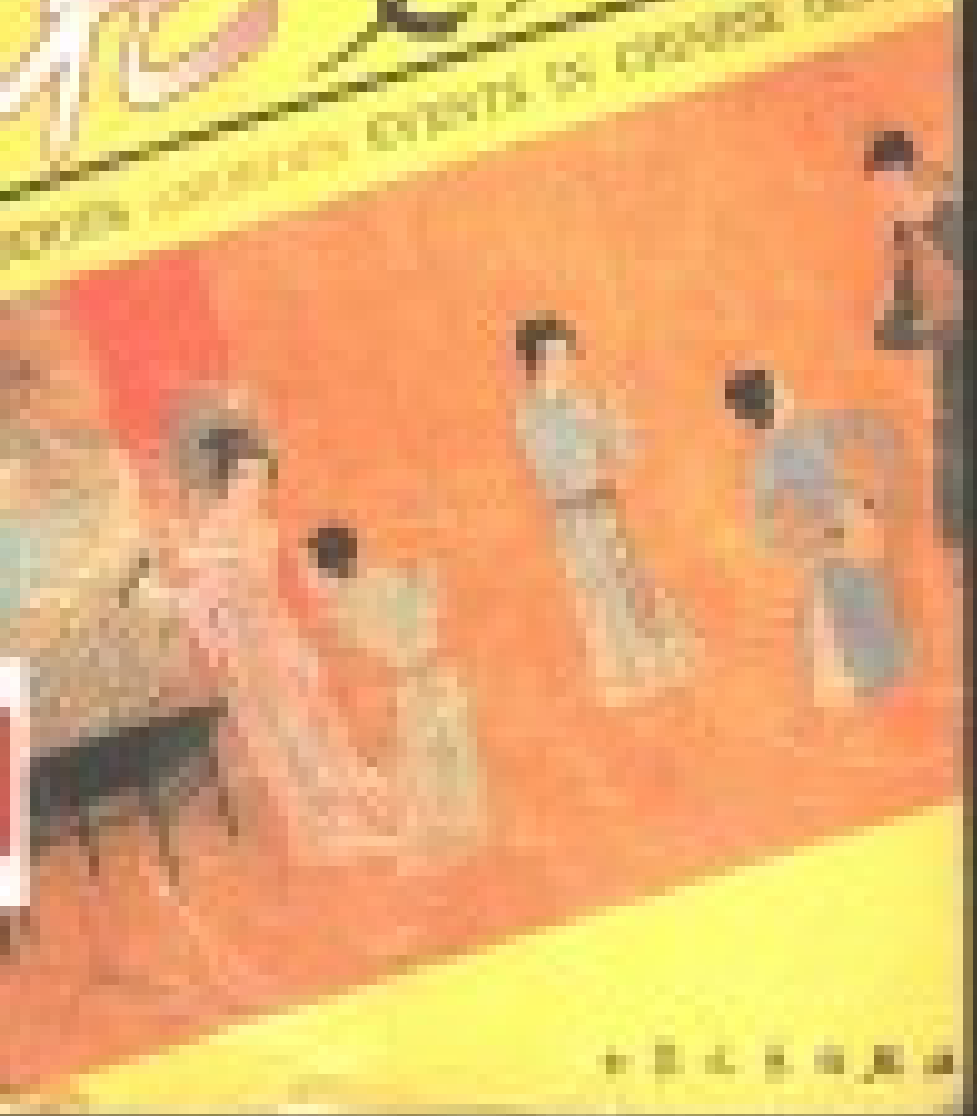
SERIES AMOROUS EVENTS IN CHINESE HISTORY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光緒 政變

THE GREAT CHANGING OF CHINESE HISTORY



中国古代艳史大系

主编：彭诗琅

第五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美人逸史篇

四大美人艳史演义

(古) 佚 名 著

西施艳史

第一章

开宗明义

苕萝村里柳絮飞，几家儿女制罗衣。
怪底西家有之子，乱头粗服浣纱溪。
乱头粗服天姿绝，何物老嫗生国色。
向人含颦默无言，背人挥泪娇难匿。
一朝应诏入吴宫，珠衫汗湿怯晓风。
歌舞追欢乐未央，运筹衽席建奇功。

奇功就，霸图覆。
画浆芙蓉瘦，胥台麋鹿走。
响廊空馆娃秋，遗香残月昏黄候。

上边这首诗，是吴江文士杨蕢园咏西施的。西施虽是个女人，却生得天姿国色，容华绝代，在古往今来美女之中，可算得首屈一指的了。但是西施的容貌固然生得娇艳如花，洁白似玉，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，就是他为国雪耻，舍身报仇的一副义胆刚肠，非但是女界之中无人及得，从古至今，所说的伟男子、烈丈夫，要像她这样为了国耻，含垢忍辱，力图报复，使那破碎不堪的越国，为人奴隶的越王，重新扬眉吐气，图霸称王；已经强盛，势焰炙手的吴国，居然冰消瓦解，变成池沼。这种志气，这种作为，这种苦心孤诣，恐怕在历史上计算起来，也是没有几个人能及得到西施的。后世的轻薄文人，还要吹毛求疵、寻垢索瑕，说西施受了吴王的厚恩，不应该引诱吴王荒淫无度，沉湎酒色，致使越兵乘隙而入，把个金城汤池的吴国，和轰轰烈烈的吴王夫差，生生的被她一人送掉。况且吴亡之后，若是稍顾情义，稍有人心的女子，就该念着吴王生前的恩义，拼却一死，她又偏要跟随范大夫，浪迹五湖，一舸容与，去享那清闲幸福。这样的女子，简直是全无心肝，绝无志气的祸水。虽然生得花容月貌，像嫦娥般美，洛神般艳，有何足取呢？

这位文人的议论虽是秉正不阿、娓娓动听，他却并没有把西施到吴国来的本意，略想一想，那西施本是受了范大夫的重托，和越王的命令，到吴国来行内间的妙计，以便报仇雪恨，灭亡吴国的。若不引诱吴王荒淫无度，沉湎酒色，怎么可以报仇雪恨，灭亡吴国呢？至于吴亡之后，西施早就投身江中，拼却一死，以报吴王的厚谊高情。正史明明可考，那些轻薄文人，偏要说他随鸱夷而去，使一位有志气、有情义、舍身报仇、亡生殉主的巾帼英雄，蒙这千古不白之冤，也算得极可恨的恨事了。

所以在下要把西施的历史，敷衍出来，使社会上都知西施是为国雪耻的奇女子，并不是忘恩负义的俗裙钗。并且还可以提起一般人的爱国心，不至于生为一国的国民，连国耻都不知道湔雪，这便是在下编这部书的意思了。

第二章

携李復師

上一章书，已把编辑的意思说明，这一章书，该入西施的正传了。只是要知道西施的历史，先要明白吴越两国的国情和两国的深仇宿恨，方能知道西施的心迹。

那吴越两国究竟是怎样的国情，有什么深仇宿恨呢？从历史上推究起来，吴越两国，都处于长江流域，吴都姑胥，越处会稽。两国本是接壤之地，毗连之邦，吴是周泰伯之后，越是夏少康之裔。两国既受封号，划疆分土，各治其地。

初时本无仇恨，到得春秋时代，吴国渐渐强盛，楚国亡臣伍员逃奔吴国。吴王阖闾，为伍员兴师伐楚，以报杀父兄之仇，征兵于越。越王允常，非但不肯帮助吴国，并且趁着阖闾兴师伐楚的时候，发兵侵犯吴国，因此两国结下嫌隙。

后来越王允常薨逝，其子勾践即位。阖闾记着越兵乘虚侵犯之恨，遂欲乘丧伐越。

相国伍员谏阻道：“越虽有袭吴之罪，但方有大丧，伐之不

祥，宜稍待之。”

阖闾记着前恨，哪里肯听伍员的谏阻。当下便留太子夫差和伍员守国，亲自引了伯嚭、王孙骆、鱄黹和一众将官，选精兵三万，出了南门，直往越国进发。

越王勾践，早已得了探报，知道吴兵来势利害，也挑选了精壮之士，命诸稽郢为大将，灵姑浮为先锋，畴无余、胥犴为左右翼，勾践亲自督师，前来抵御。

刚到携李地方，却与吴兵相遇。两军相距十里，安下营寨，

命将挑战，不分胜败。

阖闾此番出兵，原想乘着越国方有大丧，出其不意，可以一鼓而下。哪知勾践兵精将勇，抵御得法，连战数阵，竟难取胜。不觉心中大怒。遂悉众列阵于五台山，传令军中不得妄动，等候越兵懈怠，然后突出攻击。

勾践望见吴军，戈甲森严，队伍整齐，顾谓众将道：“此劲敌也，不可轻进，必须以计乱之。”急命畴无余、胥犴督敢死之士，左列百人，各持长矛，右列五百人，各持大戟，一声呐喊，杀奔吴兵。

哪知吴兵阵上，全然不理，只将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，坚守得如铜墙铁壁一般。越军冲突数次，不能动得分毫。勾践无法可施，只得收兵回营。密与诸稽郢商议破敌之策。

诸稽郢低头思索半日，遂向勾践附耳说道：“罪人可用也。”

勾践闻言心中大悟。次日，密传军令，悉出军中所携死罪者，共得三百人，分为三行，一齐袒衣持剑、缓步徐行，直抵吴军阵前。为首的人，高声说道：“吾主越王，不自量力，得罪于上国，致辱下讨，臣等不敢受死，愿以死代越王之罪。”言毕，三行之人，依次自刎。

吴兵看见这般举动，不知其意，一齐注目而视，互相传语，称奇道怪。

越人军中，忽然战鼓齐鸣，炮声大震。畴无余、胥犴，各率死士一队，刀枪并举，呼哨冲突。吴兵出意不意，抵挡不住，队伍大乱。勾践见前阵获胜，挥动大军，直压过来。右有诸稽郢，左有灵姑浮，冲入吴阵。王孙骆舍命与诸稽郢相持。灵姑浮挥动长刀，左冲右突，寻人厮杀。正遇吴王阖闾，云姑浮大喊一声，举刀便砍。阖闾躲闪不迭，往后便倒。

未知阖闾性命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三章

困守会稽

话说吴王阖闾，见灵姑浮一刀砍来，连忙向后一闪，刀锋已中右足，将指受伤，身子倒在车上，所着之履，落于车下。

灵姑浮正要擒拿吴王，幸得鱄黧兵到，奋勇杀上，救了吴王。鱄黧已身受重伤，不能厮杀。王孙骆知道吴王有失，不敢恋战，急急收兵。

那越兵已漫山遍野，围裹将来，吴兵匆匆逃走，被越兵追赶掩杀，死者过半。

吴王阖闾身受重伤，收兵回国。只因年老性躁，不能忍痛，行至半路，便大叫一声，死于军中。伯嚭获丧先行，王孙骆引兵断后，徐徐而退。

太子夫差，早已闻知凶信，便和相国伍员，迎丧入城，成服嗣位，卜葬阖闾于破楚门外之海涌山，发工人数千，穿山为穴，把专诸所用之鱼肠剑殉葬，更有剑甲六千副，金玉玩物，充牣其中。既葬，又尽杀工人以殉。

其后有人望见阖闾葬处，常有白虎蹲踞其上，因名之曰“虎丘山”，识者以为埋金之气所现。后来，秦始皇使人发阖闾坟墓，凿山求剑，竟不能得，其凿处遂成深涧，即今虎丘山之剑池也。

夫差既葬阖闾，遂立长子友为太子，因念越王杀父之仇，使侍卫十人，更番立于中庭。每逢自己出入经过，必大声喊道：“夫差！尔忘越王杀尔父之仇乎？”夫差闻呼，挥涕应道：“誓必报仇，不敢忘也。”又命伍员、伯嚭，练水师于太湖，且树射栅于灵严山，训练射击，欲俟三年丧毕，大举报仇。

到了三年丧除，水师亦已练成，军士射击，早经纯熟。夫差择日，告祭太庙，命伍员为大将，伯嚭副之，兴倾国之师，从太湖取水道，进攻越国，以报杀父之仇。

越王勾践，知夫差大举来侵，忙聚集群臣，商议迎敌之策。

大夫范蠡，字少伯，出班奏道：“吴国耻丧其君，矢志图报者，三年于兹矣。今倾国而来，其气奋，其力锐，而且众心一致，不可当也，宜敛兵为坚守之计。”大夫文种，亦启奏道：“以臣愚见，莫若卑词谢罪，乞和于吴，俟其兵退，而后图之。”

勾践道：“二卿议守议和，均非至计。夫吴，我世仇也，伐而不战，以我不能军矣。”

于是不听二人之言，悉起國中丁壮共三万人，迎敌于椒山之下。初次交战，吴兵稍却，杀伤百余。

勾践乘胜直进，约行数里，恰遇夫差大军，两下布阵大战。夫差立于船头，亲击桴鼓。将士勇气百倍，争先迎战。

忽然北风大起，波涛汹涌。伍员、伯嚭各乘艫艨大舰，顺风扬帆而下，俱用强弓硬弩，箭如飞蝗一般，射将过来。越兵逆着风头，不能抵敌，大败而走。

吴兵分三路追击，越将灵姑浮舟覆，溺水而死，胥犴亦中箭身亡。吴兵乘胜掩杀，死者不计其数。

勾践奔至固城，藉以自保。吴兵围之数重，绝其汲道。夫差大喜道：“不出十日，越兵俱渴死矣。”

哪知山顶之上自有甘泉，泉中且有嘉鱼。勾践命取鱼数百头，以馈吴王。夫差大惊，困之愈急。

勾践见吴兵不肯退去，遂命范蠡率兵坚守，自己带领败残人马，乘间奔至会稽山。点阅甲盾之数，只剩得五千余人。勾践长叹道：“自先君至于孤，三十年来，未尝有此大败也，悔不听范蠡、文种之言，以至于此。”吴兵攻打固城，愈益紧急，伍员营于右，伯嚭营于左。范蠡悉力守御，不能抵挡，告急之文，一日三至。勾践急得手足无措，意欲自刎，以殉宗社。”

未知勾践自刎与否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四章

献賂请成

话说越王勾践，因吴兵围困紧急，意欲自刎，以免被擒受辱。当有大夫文种，上前阻止道：“大王切勿短志，目今时势，虽然紧急，速往请成，犹可及也。”

勾践道：“我请成而吴不允许，岂非徒自取辱么？”

文种答道：“吴太宰伯嚭，贪财好色，忌功嫉能，与伍子胥同朝，而志趣不合。吴王畏惧子胥亲昵伯嚭。今若私诣伯嚭营中，结其欢心，订定行成之约，得伯嚭一言，吴王必定信从。子胥虽欲谏阻，亦无及矣。”

勾践道：“卿见伯嚭，以何为賂？”文种道：“军中所乏者，美色为最。倘得美女献于伯嚭，事必成矣。”

勾践连夜遣使至都城，命夫人选宫中有美色者八人，盛其容饰，外加白璧二十双，黄金千镒，命文种乘夜诣伯嚭之营，请见太宰。

伯嚭初俗拒绝。使人探其来意，知道有所献纳，遂召文种人见，自己踞坐帐中，以待来使。

文种进帐，长跪言道：“寡君勾践，年幼无知，不能善事大国，致获罪戾。今寡君悔恨无及，愿举国请为吴臣，恐王见罪不纳。知太宰巍巍功德，外为吴之干城，内作王之心膂。寡君使下臣种，先叩首于辕门，借重一言，收寡君于宇下，不腆之仪，聊效薄贄。自后当源源而来，不敢自靳。”说毕，将礼单献上。

伯嚭作色道：“越国朝晚必为吾破，凡诸所有尽归于吴，欲以区区之物啖我，我岂为尔？所愚速速将去，无再多言。”

文种答道：“越兵虽败，然保守会稽者，尚有精兵五千，可以一战。不幸而败，将尽焚库藏积聚，窜身与异国，以图恢复，越地安能为吴所有？即使吴国尽有越之土地，库藏财货，大半归入王宫，太宰与诸半不过将分一二。何如允许越国请成，寡君感念太宰之德，虽委身于吴王，而此心必归向太宰。春秋贡献，未入王宫，先入府邸，如此则太宰擅全越之利，诸将皆不得与矣。况困兽犹斗，越兵虽败，未尝不可背城一战，那时胜负之数，尚难预决，未必吴国定胜，越国定是败也，望太宰熟权之。”

这一席言语，把伯嚭的心说动，不觉点心微笑。文种见伯嚭意已动，又指着礼单上所开美人说道：“这八名美女，皆出自越宫，若民间更有美貌女子，寡君得生还越国，当竭力搜求，以备太宰扫除之列。”

伯嚭听到此处，不禁起立说道：“大夫舍右营而趋左，是我无乘危害人，幸灾乐祸之心，我当为大夫悉力成全。明日先引大夫朝见我王，以决其议。”遂尽收所献之物，留文种在营中叙宾主之礼。

次日，同至中军来见夫差。伯嚭先入，叩见已毕，陈说越王勾践使文种请成之意。

夫差勃然作色道：“越与寡人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安能许其请成！”

伯嚭笑道：“王不记孙武之言么？兵，凶器，可暂用，不可久用。越虽得罪于吴，今其君请为吴臣，其妻请为吴妾，越国之宝器珍玩，尽数归入吴宫，所求于王者，不过存一线之宗祀。吴之降罚于越，亦可谓至矣。岂必欲夷其宗族，墟其社稷，方始快心么？”

夫差闻言，沉吟不语。

未知夫差肯许越成否？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五章

拒諫受降

话说夫差听了伯嚭的言语，沉吟了一会，正要拒绝越国请成，伯嚭早又抢着说道：“受越之降可以厚实，赦越之罪可以显名，名实两得，吴可以霸。必欲穷兵黩武，恐勾践将焚宗庙，杀妻子，沉金玉于江，率死士五千，致死于吴。那时以亡命之众，坚决死之心，越败，固其本分；吴兵若有疏虞，非特前功尽弃，且为各国诸侯所笑矣。与其致敌人有必死之心，孰若许其成，唾手而得其国之为利，请王熟思之。”

夫差道：“如今文种安在？”伯嚭道：“现在幕外候宣。”夫差便命文种入见。

文种膝行而前，复申前说，愈益卑逊。夫差道：“汝君请为臣妾，能随寡人入吴么？”文种顿首说道：“既为臣妾，死生在君，敢不服事于左右？”

伯嚭从旁说道：“勾践夫妇愿来吴国，吴名虽赦越，实已得越矣。王又更有何求？”夫差闻言，遂许越成。

此时早有人到右营报知相国。子胥闻报，大惊。急急趋至中军，见伯嚭同文种立在吴王之侧，不觉怒容满面，问吴王道：“已允许越成么？”夫差答道：“已竟允许了。”

子胥连声叫道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吓得文种倒退数步，惊惶失色。静听子胥谏道：“越与吴邻境接壤，有不两立之势，若吴不灭越，越必灭吴。夫秦晋之国，我攻而胜之，得其地不能居，得其车不能乘；如攻越而胜之，其地可居，其舟可乘。此社稷之利，不可弃也。况又有先王大仇，不灭越，何以谢立庭之誓呢？”

夫差听了这番说话，不能回答，惟有目视伯嚭。

伯嚭趋前奏道：“相国之言误矣。先王建国，水陆并封，吴越宜水，秦晋宜陆，若以其地可居，其舟可乘，就说吴越必不能共存，则秦、晋、齐、鲁，皆系陆国，其地亦可居，其车亦可乘，也可说秦、晋、齐、鲁，亦要合而为一么？若说先生大仇，必不可赦，则相国对于楚国，其仇更甚，何不灭却楚国，而又许他和呢？今越王夫妇皆愿来吴服役，比较楚国，但纳一个半胜，更不相同。相国自行忠厚之事，而欲王居刻薄之名，忠臣不当如是。”

夫差大喜道：“太宰之言有理，相国且退，待越国贡献的时候，当分赠于尔。”

此时气得子胥，面如土色，长叹一声，退出幕外，对大夫王孙雄道：“越十年生聚，再加以十年教训，不过二十年，吴宫为沼矣。”言毕，愤愤而回。

夫差便命文种，回复勾践，再到吴营申谢。夫差问道：“越王夫妇，何日入吴？”

文种答道：“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诛，将暂假归国，悉敛玉帛子女，贡献于吴。愿大王稍宽其期，如或负心失信，必不能不逃大王之诛戮也。”

夫差遂许其请，约定五月中旬，勾践夫妇入臣于吴。并遣王孙雄押着文种，同至越国，催促起程。太宰伯嚭，领兵一万，屯扎吴山，守候勾践夫妇，如若期不来，即行扫灭越国。夫差传命已毕，自己率领大军，先返吴国。

文种得吴王许其请成，回报越王勾践，告知吴王已经班师，遣大夫王孙雄，相随到此，催促起程。太宰屯兵江上，专候大王渡江。

勾践闻言，不觉双眼流泪。文种道：“五月中旬为期已迫，王宜从速归去，料理国事，不必为无益之悲。”

勾践收泪，回到越都，见市井如故，丁壮萧然，甚有惭色。

留王孙雄居住馆驿之中，收拾库藏宝物，装成车辆；又选国中女子三百三十人，以三百人送吴王，三十人送太宰伯嚭。

王孙雄早已催促数次，勾践不得已，择定行期，对着群臣，挥泪说道：“孤承先人余绪，兢兢业业，不敢怠荒。如今夫椒一败，国亡家破，身为俘囚，此行有去日，无归日了。”

群臣闻言莫不悲切。文种上前说道：“昔者，汤囚于夏台，文王系于羑里，一举而成王业；齐桓公奔莒，晋文公奔翟，一举而立霸图。艰苦的境遇，正是天心欲其成就王霸事业的根基，大王善承天意，必有再兴之日，何必过于悲伤，自短志气！”

未知勾践听了文种之言，可以略减悲伤否，且待下文分解。